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八回 長舌妾狐媚惑主 昏監生鵲突休妻

十四為君婦，含■頻拜舅姑。妾門雖處士，夫俗亦寒儒。
執贄方臨廟，操匙便入廚。椿萱相悅懌，藁砧亦歡娛。
詎知時態改，誰料世情渝！婦德還為婦，夫心未是夫！
金長恩情少，身都寵愛枯。昔日原非冶，今朝豈盡嫖？
只因腸不定，致使意相徂。木腐蟲方入，人疑見始誣。
忍教鳩是逐，堪從爵為驅。呼天發浩歎，搶地出長吁！
命固紅顏薄，緣從赤膽逋。從茲成覆水，何日是還蚨？
青天無可問，白日豈能呼？鄴都應有鏡，當照黑心奴！

世閱遙相對，家聲近未殊。不說襦非玉，無希佩是珠。

卻說晁住到了京，各處體問，尋到傍晚止，尋見胡旦。那時夜巡甚嚴，晁住就同胡旦宿了。原來王振主意拿定，要正統爺御駕親征，文武朝臣都叩馬苦留不住。聖駕到了土木地方，聲息已是萬分緊急，若是連忙奔入城內，也還無事；只因王振有自己輜重一千餘輛落後，趕不上來，不肯叫正統爺急走，以致也先鋒擁一般圍將上來，萬箭齊發。真是虧不盡萬神呵護，那箭以兩點般來，都落在正統爺面前，插在地下，半枝箭也不曾落在正統爺身上。那些也先怪異得緊，近前便認，方知是正統爺御駕親征，神龍失水，被那一股兒蜂擁捲得去了，隨駕的文武百官也被殺了個罄淨，王振合蘇劉二錦衣也都殺在數內。大小諸人恨不得滅了王振一萬族才好。所以胡旦、梁生都躲得象螻蟲一般。

二人睡到五更起來，胡旦穿了兩截破衣，把灰搽黑了臉。因晁住常在蘇劉二家走動，恐被人認得，所以改換了妝束，同到一個僻處，尋著了梁生，說晁爺有事商議，特來接取。梁生京中無可潛住，正思量要到晁爺任內躲避些時，來得正好。梁生也換了鶻衣破帽，收拾了些細軟之物，馱在晁住騎的驢上，出了城門，僱了驢子，早飯時節，到了通州任內。晁老父子見了梁生、胡旦這等襤褸，吃了一驚。說其所以，方知是這等緣故。送到書房梳洗畢，依舊換了時新巾服，從新作了揖，陪著吃飯。說及華亭的事體，原要向蘇劉二錦衣求書，不知有了這等變故出來，今卻再有何處門路。梁生道：「這事何難，翰林徐■呈是如今第一時宦，是胡君寵的至相知，叫胡君寵細細寫封書，大爺備分禮，自己進京去求他，事無不妥。」晁老爺子喜不自勝。

吃了飯，胡旦寫完了書，晁大舍收了，備了三兩葉子金，八顆胡珠，即刻到京。次日，走到徐翰林私宅門首，與了門上人十兩銀子，喜得那人撥凳如馬走的一般，請進晁大舍見了，拆開看了胡旦的書，收了晁大舍的金珠。一面留晁大舍吃酒，一面寫了兩封書：一封是與江院的；一封是與松江府刑廳的；說：「宋曹二人的罪不敢辭，只求少入些贓，免他拷責。那孫商、晁書係詭名，免行文提審。」回送了晁大舍一幅白綾條子，一柄真金字扇，一部家刻文集，一匹梅公佈。晁大舍得書，那時三月十二日，正有好月，晁大舍還趕出了城門。將三更天氣，到了通州，要鑰匙開了城門，進入衙內，梁胡二人已睡久了，走到晁老臥房牀沿上坐了，說了詳細。晁老不肉痛去了許多東西，倒還象拾了許多東西的一般歡喜。

卻說梁生、胡旦因有勢要親眷，晁家父子還以貴客賓相待，萬分欽敬。晁老呼梁生的字為安期，呼胡旦的字為君寵。因與晁大舍結義了兄弟，老晁或呼他為賢姪，一切家人都稱呼梁相公胡相公，晁夫人與珍哥都不迴避的。聞說王振與蘇劉兩個錦衣都被殺了，正在追論這班奸臣的親族，晁老父子這日相待梁胡兩個也就冷淡一半。雖說還有徐翰林相知，也未必是真。晁大舍見了徐翰林，皆一一如胡旦所說。梁胡兩個與晁老閒敘，說起那錦衣衛各堂多有相知，朝中的顯宦也還有親眷，把梁胡二人又從新抬敬起來。算計梁胡兩個且在衙內潛住，徐看京中動靜。次早，十三日，與了宋其仁、曹希建每人六兩路費，交付徐翰林的兩封書，叫他依命投下，吃了早飯，打發去了。

十五日，衙內擺酒與晁大舍送行，收拾了許多宦貲，帶回家去置買產業。老夫人將晁住夫婦叫到後面吩咐道：「你兩個到家時，見了大嬸，傳說是我囑付：大叔既房裡娶了人，這也是人家常事，當初你大嬸原該自己拿出主意，立定不肯，大叔也只得罷了，原不該流和心性，輕易依他。總然就是尋妾，也只尋清門靜戶人家女兒才是，怎麼尋個登台的戲子老婆？斬眉多梭眼的，甚是不成模樣！但既生米做成了熟飯，豆腐吊在灰窩裡，你可吹的？你可彈的？只得自寬自解，大量著些，休要沒要緊生氣。凡百忍耐，等我到家，自然有處。這是五十兩碎銀子，與你大嬸買針頭線腦的使用；這是二兩珠子，二兩葉子金，兩匹生紗，一匹金壇葛布，一匹天藍緞子，一匹水紅巴家絹，兩條連裙，二斤綿子，你都好好收住，到家都一一交付與大嬸。我到家時，要逐件查考哩。若半點搗得不停當，合你兩口子算帳！不消獻勤，合你珍姨說！」晁住夫婦滿口答應，收的去了。

到了次早，十六日，晁大舍合珍哥與同回的隨從男女，辭了老晁夫婦，晁大舍又辭了邢臯門、袁山人、梁生、胡旦，到後堂同珍哥上的轎，眾人騎上頭口去了。晁大舍真是：

相隨多白蠟，同伴有紅妝。行色翩翩壯，揚州是故鄉。倒只是難為老晁夫婦撇得孤栖冷落，大不勝情。

晁大舍攜著重資，將著得意心的愛妾，乘著半間屋大的官轎，跟隨著狼虎的家人，熟鴨子般的丫頭僕婦，暮春天氣，融和豐歲，道途通利，一路行來，甚是得意。誰知天下之事，樂極了便要生悲，順溜得極了就有些煩惱，大約如此。晁大舍行了七百多路，到了德州，天色未及晌午，只見從東北上油油動發起雲來，細雨下得一陣緊如一陣，只得尋了齊整寬綽客店歇下。吃過了午飯，雨越下得大將起來。從來說，「春雨貴如油」，這一年油倒少如了雨，一連兩日不止。晁大舍叫了人買了嘎飯，沽了好酒，與珍哥頑耍解悶

那晁住媳婦原是個鑿木馬脫生的，舌頭伸將出來，比那身子還長一半；又是吳國伯■托生的，慣會打動獻淺。天老爺因他做人不好，見世報，罰他做了個破蒸籠，只會撒氣。因連日下雨沒事，在晁大舍、珍哥面前無般不攪話接舌。這也便索罷了，他還嫌那扶嘴閒得慌，將那日晁夫人吩咐的話，捎帶的銀珠尺頭，一五一十向著珍哥晁大舍學個不了。晁大舍倒也望著他擠眼扭嘴。他學得興動了，那裡留得口住？若只依了晁夫人之吩咐，據實學舌，倒也是「打草驚蛇」。他卻又增添上了許些，說道：「這樣臭爛歪貨！總然忘八頂了他跪在街上，白白送來，也怕污了門限！也還該一條棒趕得開去！為甚的容他使八百兩銀買這奴才？我幾次要喚他出來，剝了他衣裳，剪了他頭髮，打一個臭死，喚個花子來賞了他去！只是衙門裡不好行得。叫大奶奶休得生氣，等老奶奶回家，自有處置。」

看官試想，他那做戲子妝旦的時節，不拘什麼人，捋他的毛，搗他的孤拐，揣他的眼，懇他的鼻子，淫婦窮子長，爛桃歪拉骨短，他偏受的，如今養成蛇蚤性了，怎麼受得這話？隨即碰掉了鬚髻，鬆開了頭髮，叫皇天、罵土地、打滾、碰頭，撒潑個不了。店家的婦女，鄰捨的婆娘，圍住了房門看；走堂的過賣，提壺的酒生，站住了腳，在店後邊聽。虧他自己通說得腳色來歷明明白白的。那些聽的人倒也免得向人打聽。晁大舍、晁住都齊向晁住媳婦埋怨。晁住媳婦自己覺得惶恐。

珍哥足足哭叫了半夜，次早住了雨，直一路緒緒叨叨的嚷罵到家。那些跟回去的家人那養娘僕婦倒也都有去後邊見計氏的。晁住將晁夫人囑咐的話一一說了，又將晁夫人捎去的物事一一交付明白。計氏問了公婆的安否，看了那寄去書信，號天搭地的哭了一場，方把那銀子金珠尺頭收進房內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珍哥向晁住要捎來與計氏的這些東西。晁住道：「從昨日已是送到後邊交與大奶奶了。」珍哥雖也是與晁住尋趁了幾句，不肯與他著實變臉，只是望著晁大舍沉鬱的嘆，血灑灑的咒。晁大舍雖極是溺愛，未免心裡也有一二分灰心的說道：「你好沒要緊！怕什麼東西沒有！娘捎了這點子東西與他，你就希罕的慌了！」珍哥道：「我不為東西，只為一口氣。怎麼我四隻八拜

的磕了一頓頭，公母兩個伙著拿出二兩銀來丟己人？那天又暖和了，你把那糊窗戶的紗著上二匹，叫下人看著，也還有體面；如今人在家裏，捎這些東西與他。我有一千兩，一萬兩，是我自家的，我要了來，沒的我待收著哩！我把金銀珠子撒了！尺頭裂的碎碎的燒了！」晁大舍道：「你姜五老婆好小膽！咱娘捎己他的東西，你灑了裂了，好象你不敢灑不敢裂的一般。那計老頭子爺兒兩個不是善的兒，外頭髮的話很大著哩！就是咱娘的性兒，你別要見他善眉善眼的。他千萬隻是我疼我，他要變下臉來，只怕晁住媳婦子那些話，他老人家也做的出來。你差不多兒做半截漢子兒罷了，只顧一頭撞倒南牆的！」鎮壓了幾句，珍哥倒漸漸滅貼去了。可見人家丈夫，若莊起身來，在那規矩法度內行動，任你什麼惡妻悍妾也難說沒些嚴憚。珍哥這樣一個潑貨，只晁大舍吐出了幾句象人的話來，也未免得的「隔牆撩胳膊」，丟開手，只是慢慢截短拳，使低嘴，行狡計罷了。

接說城縣裡有個劉游擊。那劉游擊的母親使喚著一個丫頭，喚作小青梅，年紀十六歲了，忽然害起乾血癆來，這個病，緊七慢八，十個要死十一個。那劉夫人狠命把他救治。他自己許下：若病好了，情願出家做了姑子，果然「藥醫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」。一個搖響環的過路郎中，因在大門下避雨，看門人與他閒白話，說到這乾血癆病症救不活的。那郎中道：「這病也有兩樣：若是那稟賦虛怯，氣血虧損極了，就如那枯井一般，憑你淘，也是沒水的。若是偶因氣滯，把那血脈閉塞住了，疏通一疏通，自然好了。怎便是都治不得？」看門人因把小青梅的病與他商議。他說：「等我看一看；若治得，我方敢下藥。」看門人進去對劉夫人說了，叫青梅走到中門口，與那郎中看視。郎中站了，扯出青梅的手來診了脈，又見那青梅雖是焦黃的臉，倒不曾瘦的象鬼一般，遂說道：「這病不打緊。一服藥下去，就要見效。」那劉夫人在門內說道：「脫不了這丫頭沒有爹。你若醫得好他，我與他替你做一件紫花梭布道袍，一頂羅帽，一雙鞋襪。你有老伴沒有？若有，再與他做一套梭布衫裙。就認義了你兩口子為父母。」那郎中喜得滿面添花。劉夫人封出二百錢來做開藥箱的利市。郎中道：「這位姐姐既要認我為父，怎好收得這禮？」劉夫人道：「不多的帳，發市好開箱。」那郎中方才收了，取出一包丸藥來，如綠豆大，數了七丸，用紅花桃仁煎湯，食遠服下。一面收拾了飯，在倒座小廳裡管待那郎中。一面煎中了藥引，打發青梅吃了藥。待了一鐘熱茶的時候，青梅那肚裡漸漸疼將起來，末後著實疼了兩陣，下了二三升扭黑的臭水。末後下了些微的鮮紅活血。與郎中說知。郎中道：「這病已是好了，忌吃冷水、蔥蒜生物。再得內科好名醫十帖補元氣的煎藥，就漸壯盛了。」

從此以後，青梅的面漸覺不黃了，經脈由少而多，也按了月分來了。劉夫人果然備了衣鞋，叫人領了青梅，拜認那郎中做了父母。他因自己發願好了病要做姑子，所以日日激聒那劉夫人。那劉夫人道：「那姑子豈是容易做的？你如今不曾做姑子，只道那姑子有甚好處。你做了姑子，嫌他不好，要還俗就難了！待你調養的壯實些，嫁個女婿去過日子，就一件本等的事。」這劉夫人說得也大有正經。誰知青梅的心裡另有高見，他說：「我每日照鏡，自己的模樣也不十分的標緻，做不得公子王孫的嬌妻豔妾。總然便做了貴人的妾媵，那主人公的心性，寵與不寵，大老婆的心腸，賢與不賢，這個真如孫行者壓在太行山底下一般，那裡再得觀音菩薩走來替我揭了封皮，放我出去？縱然放出來了，那金箍兒還被他拘束了一生，這做妾的念頭是不消提起了。其次還是那娼妓，倒也著實該做，穿了極華麗的衣裳，打扮得嬌滴滴的，在那公子王孫面前撒嬌賣俏，日日新鮮，中意的，多相處幾時，不中意的，頭巾掉在水裡，就開了交，倒也有趣。只是裡邊也有不好處：接不著客，老鴿子又要打；接下了客，拿不住他，老鴿子又要打。到了人家，低三下四叫得奶奶長，奶奶短，磕頭象搗蒜一般，還不喜歡，恰象似進得進門，就把他漢子哄誘去了一般。所以這娼妓也還不好。除了這兩行人，只是嫁與人做僕婦，或嫁與覓漢做莊家，他管得你牢牢住住的，門也不許走出一步。總然看中兩個漢子，也只賴象磕瓜子罷了。且是生活重大，只怕連自己的老公也還不得攪了睡個整覺哩！尋思一遭轉來，怎知得做姑子快活？就如那鹽齏戶一般，見了麒麟，說我是飛鳥；見了鳳凰，說我是走獸；豈不就如那六科給事中一般，沒得人管束。但凡那年小力壯，標緻有膂力的和尚，都是我的新郎，週而復始，始而復周。這不中意的，准他輪班當直，揀那中支使的還留他常川答應。這還是做尼姑的說話，光著頭，那俗家男子多有說道與尼姑相處不大利市，還要從那光頭上跨一跨過。若是做了道姑，留著好好的一頭黑髮，晚間脫了那頂包巾，連那俗家的相公老爹、舉人秀才、外郎快手，憑咱揀用。且是往人家去，進得中門，任你甚麼王妃侍長，奶奶姑娘，狠的、惡的、賢的、善的、妒忌的、吃醋的，見了那姑子，偏生那喜歡，不知從那裡生將出來：讓吃茶、讓吃飯、讓上熱炕坐的、讓住二三日不放去的，臨行送錢的、送銀子的、做衣服的、做包巾的、做鞋襪的、舍幡幢的、舍桌圍的、舍糧食的、舍醬醋的，比咱那武城縣的四爺還熱鬧哩！還有奶奶們托著買人事，請先生，常是十來兩銀子打背弓。我尋思一遭兒，不做姑子，還做什麼？憑奶奶怎麼留我，我的主意定了，只是做姑子！若奶奶必欲不放我做姑子，我只得另做一樣罷了。」眾伙伴道：「你還要做甚麼？」青梅道：「除了做姑子，我只做鬼罷了！」眾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對著劉夫人學了。

劉夫人道：「我就依著這個風妮子，叫他做姑子！我就看著他要和尚、要道士，叫官拶不出尿來哩！你教他看往咱家走動這些師傅們，那一個是要和尚要道士的？你叫他指出來！」伙伴道：「俺們也就似奶奶這話問他來，他說，往咱家來的這些師傅們，那一個是不要和尚不要道士的？你也指出來！」劉夫人道：「了不的，了不的，這丫頭瘋了！毀謗起佛爺的女兒們來了！不當家，不當家，快己他做道袍子，做唐巾，送他往南門上白衣庵裡與大師傅做徒弟去！」拿黃歷來看，四月八就好，是洗佛的日子。趕著那日，買了袍，辦了供，劉夫人自己領了青梅，坐轎到了庵裡。大師傅收度做了徒弟。上面還有一個姓桂的師兄，叫做海潮，因此就與青梅起名海會。

誰知自從海會到庵，妨克得大師傅起初是病，後來是死，單與那海潮兩兄弟住持過活。海會沒了師傅，又遂了做姑子的志向，果然今日尚書府，明朝宰相家，走進走出。那些大家奶奶們見了他，真真與他算記的一些不差，且又不消別人引進，只那劉家十親九眷，也就夠他周流列國，轍環天下，傳食於諸侯了。晁家新發戶人家，走動是不必說了。就是計氏娘家，雖然新經跌落，終是故舊人家。俗話說得好：「富了貧，還穿三年綾。」所以他還不曾堵塞得這姑子的漏洞。這海會也常常走到計家，這將近一年，因晁大舍不在家中，往計氏家走動，覺得動了些，也不過是騙件把衣裳，說些閒話，倒也沒有一些分外的歪勾當做出來。

後邊又新從景州來了一個尼姑，姓郭，年紀三十多歲，白白胖胖，齊齊整整的一個婆娘，人說他原是個娼婦出家。其人伶俐乖巧，能言會道，下在海會白衣庵裡。海會這些熟識的奶奶家，都指引這郭尼姑家家參拜。因海會常往計氏家去，這郭尼姑也就與計氏甚是說得來。誰說這郭尼姑是個好人，件件做的都是好事！但是這個禿髮娘伶俐得忒甚，看人眉來眼去，占風使帆。到了人家，看得這位奶奶是個邪貨，他便有許多巧妙領他走那邪路；若見得這家奶奶是有正經的，他便至至誠誠，妝起河南程氏兩夫子的嘴臉來，合你講正心誠意，說王道迂闊的話，也會講顏淵清目的那半章書，所以那邪皮的奶奶滿口贊揚他，就是那有道理有正經的奶奶越發說他是個有道有行的真僧，只在這一兩日內，就要成佛作祖的了。那個計氏只生了一段不賢良降老公的心性。那狐精雖說他前世是一會上的人，卻那些興妖作怪、爭妍取憐、媚惑人的事，一些不會；所以晁大舍略略參商即便開手，所以一些想頭也是沒有的。郭尼姑雖然來往，那邪念頭入不進去。

珍哥聽了晁住娘子這些話，雖然沒了法，不做聲了，正還兜著豆子，只是尋鍋要炒哩。恰好那時六月六日中門內吊了繩，珍哥看了人正在那裡曬衣裳，只見海會在前，郭尼姑在後，從計氏後邊出來，往外行走。珍哥大驚小怪叫喚道：「好鄉宦人家！好清門靜戶！好有根基的小姐！大白日赤天晌午，肥頭大耳躲的道士，白胖壯實的和尚，一個個從屋裡出來！俺雖是沒根基、登壇子、養漢接客，俺只揀著那象模樣的人接！象這臭牛鼻子臭禿驢，俺就一萬年沒漢子，俺也不要他！」嚷亂得不休。

晁大舍正在西邊亭上晝寢，聽得這院裡嚷鬧，楞楞睜睜趴起來，趂了鞋走來探問。珍哥脫不了還是那些話數罵不了，指著晁大舍的臉，千忘八、萬烏龜，還說：「怎麼得那老娘娘子在家，叫他看看好清門靜戶的根基媳婦才好！這要是我做了這事，可實實的剪了頭髮，剝了衣裳，賞與叫花子去了，還待留我口氣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是真個麼？大晌午，什麼和尚道士敢打這裡大拉拉的出去？」珍哥道：「你看這昏君忘八！沒的只我一個見來？那些丫頭媳婦子們正在天井曬衣裳，誰是沒見的？」晁大舍問眾人，也有雌著嘴不做聲的，也有說道：「影影綽綽，可不是個道士和尚出去了？」也有說道：「那裡是道士？是劉游擊家的小青梅。」晁大

舍道：「小青梅如今做了姑子，長的凶凶的，倒也象個道士。那個和尚可是誰？」回說道：「那和尚不得認的，和青梅同走，只怕也只是個姑子。」珍哥道：「呸！只怕你家有這們大身量肥頭大腦的姑子！」晁大舍道：「不消說，小青梅這奴才，慣替人家做牽頭。一定牽了和尚，妝做姑子進來了！快叫門上的來問！」

那日輪該曲九州管門，問他道：「一個道士，一個和尚，從多咱進到後頭？方才出去，你都見來沒有？」曲九州道：「什麼道士和尚！是劉奶奶家的小青梅和個姑子從飯時進到大奶奶後邊去了，剛才出來。若是道士和尚，我為甚麼放他進來？」晁大舍道：「那道士是小青梅，不消說了。那姑子可是誰？脫不了咱城裡這些禿老婆，你都認的。剛才出去的可是誰？」曲九州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姑子不得認的，從來也沒見他。」珍哥又望著曲九州噉了一口，罵道：「既不認的他，你怎就知他是個姑子？你摸了他摸！」曲九州道：「沒的是和尚，有這麼白淨？這們富態？」珍哥道：「若黑越越的窮酸乞臉，倒不要他了！」晁大舍跳了兩跳道：「別都罷了！這忘八我當不成！快去叫了計老頭子爺兒兩個來！」

去不多時，把老計父子二人，只說計氏請他說話，誣得來家。晁大舍讓進廳房坐定，老計道：「姐夫來家，極待來看看，也沒臉來。說小女叫俺父子說話，俺到後邊。」晁大舍道：「不是今愛請你，是我請你來，告訴件事。」老計道：「告訴甚麼？只怕小女養了漢子，替姐夫掙上忘八當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不是這個，可說甚麼？你倒神猜，一猜一個著。」遂將小青梅牽著個白胖齊整和尚，大飯時進去，大晌午出來，人所共見的話說了。又說：「你女諸凡不賢惠，這是人間老婆的常事，我捏著鼻子受，你的女兒越發幹起這事來了！俺雖是取唱的，那唱的人門為正，甚是尊尊貴貴的。可是《大學》上的話：『非禮不看，非禮不聽，非禮不走，非禮不說。』替我掙不上忘八。你那閨女倒是正經結髮，可幹這個事！請了你來商議，當官斷已你也在你，你悄悄領了他去也在你。」

那老計從從容容的說道：「晁大官兒，你消停。別把話桶得緊了，收不進去。小青梅今日清早合景州來的郭尼子從舍姪那院裡出來，往東來了，一定是往這裡來了。那郭姑子穿著油綠機上紗道袍子，藍■反子，是也不是？沒的那郭姑子是二尾子，除了一個扶，又長出一個弔來了？咱城裡王府勳臣、大鄉宦家，他誰家沒進去？沒的都是小青梅牽進和尚去了？你既說出來了，這塊瓦兒要落地。你想你要說收兵，你就快收兵。小女也沒礙著你做甚麼！這二三年也沒叫你添件衣裳，吃的還是俺家折妝奩地內的糧食。你待要合我到官，我就合你到官講三句話！」計大舅隨口接道：「爹，你見不透，他是已把良心死盡了！算記得就就的，你要不就他，他一著高低把個妹子斷送了！他說要休，就叫他休！咱家裡也有他吃的這碗飯哩！家裡住著等，晁大爺晁大娘可也有個回來的日子，咱合那知書達禮的講，咱如今和他說出甚麼青紅皂白來？你說合他到官，如今那個官是包丞相？他央探馬快手送進二三百兩銀去，再寫大爺的一封書遞上，那才把假事做成真的。爺兒兩個告狀，死了兒，這才死了咱哩！晁大相公，任憑你主張。你待說休俺妹子，你寫下休書，我到家拾掇座屋，接俺妹子家去，這有什麼難處的事！你鄉宦人家開口就說到官，你不知道，俺這光棍小伙子聽說見官說唬得溺醋哩！」老計道：「走！咱到後邊問聲你妹子去！」回到後邊。

誰知前邊反成一塊，後邊計氏還象做夢的一般。老計父子告訴了此事，把個計氏氣得發昏致命，口閉牙關，幾乎死去。待了半晌，方才開口說道：「我實養著和尚來！只許他取娼的，沒的不許我養和尚？他既然撞見，不該把那和尚一把手拉住？怎麼把和尚放的走了？既是沒有和尚了，別說我養一個和尚，我就養十個和尚，你也只好乾瞪著眼生氣罷了！教他寫休書，我就走！留戀一留戀，不算好老婆！爹和哥，你且家去，明日早些來，咱說話。」老計父子就出來了。

到了大門，只見對門禹明吾合縣裡直堂的楊太玄在門口站著，商量著買李子，看見老計，作揖說道：「計老叔，少會！來看晁大哥哩？」計老氣得喘吁吁的，怎麼長，怎麼短，「如今寫了休書，要休小女。俺如今到家拾掇座屋，接小女家去。」禹明吾道：「這可是見鬼！甚麼道士和尚！我正送出客來，看見海會合郭姑子從對門出來，他兩個到跟前，打了個問心待去，叫我說：『那海會師傅他有頭髮，不害曬的慌。郭師傅，你光著呼子頭，我們赤白大晌午沒得曬哩，快進家去吃了晌飯，下下涼走。』如今正在家裡吃飯哩！這晁大哥可是聽著人張眼露睛的沒要緊！」那直堂的楊太玄接說道：「大爺一象有些不大自在晁相公一般。」禹明吾道：「是因怎麼？」楊太玄道：「若是由學裡納監的相公們，舊規使帖子。若是白衣納監，舊規使手本。昨日晁相公使帖子拜大爺，大爺看了看，哼了一聲，把帖子往桌子底下一推，也沒說什麼，禮也通沒收一點兒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計氏蓬鬆了頭，上穿著一件舊天藍紗衫，裡邊襯了一件小黃生絹衫，下面穿一條舊白軟紗裙，手裡拿了一把白晃晃的匕首，從裡面高聲罵到大門裡面，道：「忘八！淫婦！你出來！咱同著對了街坊上講講！俺雖是新搬來不久，以先的事，列位街坊不必說了。自忘八領了淫婦到任上去，將近一年，我在家養和尚、養道士，有這事？沒這事？瞞不過列位街坊的眼目。方才那海姑子郭姑子來家走了走，說我大白日養著道士和尚，叫了俺爹合俺哥來，寫了休書休我！列位聽著！這海姑子郭姑子，咱城大家小戶，他誰家沒去？沒的都是和尚道士來！我也顧不得的甚麼體面不體面，同著列位高鄰，同過往的鄉里說個明白，我死了，好替俺那個窮老子窮哥做做證見。賊忘八！你怎麼撞見道士和尚從我屋裡出來，你也出來同著街裡說個明白！你殺我，休我，你也有名，你沒的縮著頭就是了！我不合淫婦對命，我嫌他低搭！我只合賊忘八說個明白，對了命！」還要往街上跑出去。那個看門的曲九州跪在地下，兩隻手左攔右遮，叩頭央阻。珍哥把中門關頂得鐵桶相似，氣也不喘一聲。晁大舍將身閃在二門裡面，只叫道：「曲九州！攔住你大奶奶，休叫他出到街上！」

那走路的人見了這等一個鄉宦大門內一個年少婦女撒潑，也只道是甚麼外邊的女人，有甚不平，卻來上落，誰知就是晁大舍的娘子，立住了有上萬的人。禹明吾道：「我們又不好上前勸得，還得計老叔計大哥去勸晁大嫂回裡面去。你兩家都是甚麼人家？成甚麼體面？」老計道：「看這光景是勢不兩立了，我有甚麼臉嘴去勸他？」那海姑子郭姑子在禹明吾家裡吃了飯，聽見了這個緣故，夾了屁股出後門一溜煙去了。

禹明吾跑到高四嫂家說道：「對門晁大嫂家裡合氣罷了，跑出大街上來，甚不成體面。俺男子人又不好去勸他，高四嫂，還得你去勸他進去。別人說不下他了。」高四嫂道：「我從頭裡要出去看看，為使著手拐那兩個繭，沒得去。」一面提了根生絹裙穿著往外走，來到前面戳了兩拜。那計氏生著氣，也只得還了兩禮。高四嫂道：「望！好晁大爺，咱做女人的自己先不占個高地步，咱這話也說的響麼？憑大官人天大不是，你在家裡合他打下天來，沒人管的你。一個鄉宦人家娘子，住著這們深宅大院，恐怕裡邊嚷不開，你跑到大街上嚷？他男子人臉上有狗毛，羞著他甚麼？咱做女人的可也要顧體面！你聽著我說，有話家裡去講，我管叫他兩個替你陪禮。我叫他替你磕一百個頭，他只磕九十九個，我依他住了，我改了姓不姓高！好晁大爺，你聽著我說，快進去！這街上不住的有官過，看見圍著這們些人，問其所以，那官沒見大官人他兩個怎麼難為你，只見你在街上撒潑，他官官相為的，你也沒帳，大官人也沒帳，只怕追尋起他計老爺和他計舅來，就越發沒體面了。」

計氏聽了這話，雖然口裡強著，也有些知道自己出來街上撒潑的不是，將計就計，被那高四嫂一面說，一面推到後邊去了，向著高四嫂，通前徹後告訴了一遍。高四嫂道：「有數的事，合他家裡理論，咱別分了不是來。」悄悄對著計氏耳朵道：「只這跑到街上去罵，這件事也就休得過。」說著起來，又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阻並阻並。」去了。計氏雖然今齊暫且休兵，再看明朝勝負。